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之三

東莞 陳 建 著 武林 高汝棻 訂

雲間 吳 楨增刪 高 鼎煊 正

甲辰

元至正三十四年
宋龍鳳十年

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 上功

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率諸臣奉 上卽吳王位建

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爲左相國徐達爲右相國常遇春

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瑄爲左司

都事諭善長等曰卿等爲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

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

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

建國先正
紀綱是正
一皆得其
要領

寤然

陳理降信
漢平

以我兵力
豈不能一
鼓成擒乎
豈欲降者
既欲服其
心也况久
出在外矣
豈之慮矣

當鑒其失宜協心爲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克位而已也

二月 上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兵攻城陳理僞太尉張定邊見事急遣卒夜由觀音閣縋城去岳州告丞相張必先使入援必先兵至軍于洪山上命常遇春率精銳乘其未集而擊之敵大敗遂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爲潑張城中倚以爲重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潑張今已爲我擒尚何恃而不降乎必先亦呼定邊曰吾已至此事不濟矣兄宜速降爲善定邊氣索不能言武昌城東有高冠山下瞰城中 上問

源第英雄
傷取之何
不欲以机
事告人耳

殘虐以生
靈為念聖
主

諸將誰能奪此傳友德請行率數百人一鼓奪之城
中益氣索後數日 上遣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及定
邊等曰理若來降當不失富貴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
生之仁惠此一方使陳氏孤得保首領臣不食言臣雖
死無憾 上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
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悞女復仁至城下號哭理
驚召之入復相持痛哭哭止問故復仁諭以上言詞旨
懇切理遂銜璧肉祖率定邊詣軍門降理至俯伏戰慄
不敢仰視 上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自
恨也命宦者入其宮傳命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

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妻子裝資，皆俾自隨。凡六閱月，而城下不殺一人。城市晏然。召其父老，撫慰之。民大悅。于是漢沔、利岳等郡，皆心附。封理爲歸德侯。

友德，李高冠山。面中一矢，鏃出腦後。懷中復中一矢。友德不爲動，人服其勇。

僞漢陳同簽，驍捷善禦，馳入中軍帳下。上方坐胡床，疾呼曰：郭四爲我殺賊郭四者，郭英也。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殞墜。○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

上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卽命

定官制

毀之。○定官制。改各翼元帥府及樞密分院俱爲各衛指揮使司。○以劉基爲太史令。僞漢平。上與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句容儒士戎簡入見。上語及陳氏事。簡曰。主上向敗陳氏于鄒陽。其衆旣潰。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多矣。上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無完卵乎。况事有緩急。兵貴權宜。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蹴之。兵法曰。窮寇莫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師綴其後。恐有奔逸。料彼創殘之余。人各偷生。喘息不下。

帝王言論
與儒者相
趨自遠

大賞王言

勉武臣親

儒者足見

太祖具干

幾馬之主

豈復攻戰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則我師不傷。二則生靈獲全。三則保全智勇。所得不既多乎。簡大悅。服他日。上與諸將論兵。諭之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陣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書。聽其謀論。以資智識。前日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感之武昌。賊衆可以盡獲。軍中以爲奇謀。不知簡能言之。然非吾意也。汝等當思。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

吳棫曰。上于武昌。始以偏師。殺其後。然後兩駕征之。且戒諸將勿輕與戰。而從信錄。謂師圍六月而歸。何不知皇祖之心乎。而陳干考實矣。今特詳書。以正之。

俞通海、汪興祖率兵掠劉家港，進逼通州，擊敗張士誠。擒院判朱璣、元帥陳勝等百餘人。遣徐達常遇春攻廬州，部將吳復先登挫敵，擒其驍將樓見張、左君弼、窮處、垂城，走安豐，遂克其城。

四月，定大都督等衙門官制，復置十七衛，親軍指揮使，罷江左州郡諸掣，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上

魏修之歷

爲于崇報

謂中書省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于鄱

陽湖，將臣韓成等效忠死敵，昭然可數。朕念之不忘，其

議所以崇報。于是中書省以死事之臣丁普郎等三十

漢服人心

六人列進封贈勲爵有差以韓成爲首功追封高陽郡侯建祠于康郎山設像其中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錄成子觀爲散騎舍人復命建忠臣祠于南昌以祀平章趙德勝知府葉琛千戶張子明等歿事之臣凡十有四人○時僞漢將熊天瑞尚竊據贛州未下上以

討熊天瑞

手書諭鄧愈曰熊天瑞龍鳳八年已請降受賞賜今背違初言輕授地方理宜討罪安靖人民以愈總兵往討旣而復命常遇春總兵陸仲亨爲副愈與遇春等合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山寨遂進攻贛州圍之○秋七月上命徐達等率師廬州左君弼懼不敢遁

歐陽州

入安豐令其將張渙等城守渙君弼之驍將也人以其多智計號樓見張廬州被圍久衆皆不能戰渙與賈丑潛通于達請攻東門已爲內應于是我師急攻之諸軍悉救東門渙乃斷釣橋開西門出降達兵入執其部將吳副使左君弼等送建康以指揮戴德守之

取荆州長

送封侯郭諸將

九月命徐達楊璟等帥師取江陵次于沙市姜珪等以城降改江陵爲荊州府達遣唐勝宗分兵取長沙下沅陵醴陵傳友德取夷陵○上痛念起兵以來請將臣死事者多追封胡大海越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蔡國公耿再成高陽郡公俞廷玉河間郡公桑世傑永義

設起居注

實得其人

陸軍集
直取

侯花雲東丘郡侯又封張子明爲忠節侯念廖永安
子張士誠守義不屈遷授淮南行省平章楚國公○設
起居注二員以宋濂魏觀爲之日侍左右記言動○張
士誠遣其弟僞丞相士信寇長興守將耿炳文費聚敗
之獲其元帥宋興祖士信憤怒益兵圍城湯和自常州
來援與炳文等合兵擊敗之士信走還自是士誠奪氣
不敢復圖長興炳文守長興凡十年孤城血戰卒保無
虞○命常遇春等圍贛州未下 上命中書右司郎中
汪廣洋往叅謀遇春軍事諭之曰汝至贛州城未下可
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

衡聖至卷

卷于安民

亦惟安民

乃可成王

業

見得到不
嘗殺人者
能一之

魏州降始

則勸勵既

則褒揚既

成備德理

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
可爲國家用二則可爲未附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
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
友諒旣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
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
郡無民何益廣洋至額見遇春傳 上命時天瑞拒守
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圍之

時承前尹堅脩幹多力乘高飛
巨石中遇春額天瑞悉力拒守

乙巳 元至正二十五年 正月遇春圍愬日久 上命

勿殺故國服之天瑞子元震竊出覘兵勢遇春亦從數

救無窮

皇明洋傳錄

卷三

六

贛州之役
上于盾
洋有論于
仁將有憂
可謂誠于
保民

騎出猝與相遇元震來襲遇春遣將士揮刀擊之元震奮鐵槌以拒且鬪且却遇春日壯男子也舍之至是天瑞援絕糧盡遣元震出降天瑞尋亦肉袒詣軍門盡獻其地遇春送天瑞至建康上喜甚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

天瑞既降元聖匿不敢見欲自殺遇春召見慰撫之曰予當如是乃還朝薦之上命武力四輩與角力皆不及以爲直隸將軍贛州既降不殺戮一人于

是南安南雄韶州諸郡皆降天瑞慷慨常加讚歎

民財及其既降，有司仍徵舊額。上曰：此豈可爲額也。命罷之。元震，姓田氏，爲天瑞，養子，善戰，有名。遇春喜其勇，薦爲指揮。

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城。文正，高皇帝兄南晉王子也。少孤，帝撫之，愛如己子。既長，涉獵傳記，勇敢有才畧，然深狡強戾，人莫敢觸。帝嘗與語曰：汝欲何官？文正卽曰：爵賞不先衆人而急私親，無以服衆。且叔父既成大業，姪何憂不富貴？帝善其言，益愛之。使守江西，遂驕淫暴橫，奪民婦女，所用床榻，僭以龍鳳爲飾，又恐帝不先封已，前所對者皆詭辭。帝遣人責之，文正慙懼，謀叛降張士誠。江西按察使李飲水奏

之。帝曰：此子不才如此，非吾自行無以定之。即日往南昌，嚴舟城下，遣人詔之。文正不意帝遽至，倉卒出迎。帝泣謂曰：汝何爲若是？遂載與同歸。至建康，羣臣交章劾之，請寘于法。帝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子，若寘之法，則傷恩矣。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召其子鐵柱，語之曰：爾父不率吾教，恣肆兇惡，以貽吾憂。爾他日長成，吾封爾爵，不以爾父廢也。爾宜修德勵行，益前人之愆，則不負吾望矣。文正卒。帝封鐵柱爲靖江王，改名守謙。

二月，張士誠寇我諸全之新城。嚴州先是上以謝再

典守諸全李慶庚總制諸全軍馬再興以慶庚處已上忿忿不樂遂叛殺知州樂鳳鳳妻王氏以身蔽鳳并殺之執慶庚奔紹興降于張士誠至是士誠集兵二十萬遣其將李伯昇挾我叛將謝再興寇新城部陳延亘十餘里軍容甚盛守將胡德濟堅壁拒守遣使求援于李文忠文忠卽率兵由嚴陵馳赴援之未至新城十里白龍潭據險立營德濟遣人間道詣文忠曰衆寡不敵姑宜避之以俟大軍之至文忠曰以衆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且八千之謝玄破八十萬之苻堅庸非衆乎若未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

神激之利
誘之

有天下生
者故生輕

爲功矣。莫若與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何避之有。遂下
今日。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擒彼
之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次日有白氣覆我車上。或曰。此
勝敵之兆也。詰旦會戰。文忠集諸將。仰天誓曰。朝廷大
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卽橫槊據鞍。引數十
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戰。文忠格
殺數人。所向皆靡。敵中軍。梟將周遇等。與謝再興。及苗
軍見之。震懼失色。遂潰亂。自相蹂躪。德濟亦帥城中將
士。鼓譟而出。呼聲動天地。莫不以一當百。斬首數萬級。
血流膏野。溪水盡赤。遣指揮朱亮祖等。追擊餘寇。燔其

管洛倂僞同僉韓謙元帥周遇蕭山等六百餘人軍士三千委素輜重鎧仗彌亘山丘舉之數日不盡其僞五太子僅以身免張士誠自此氣奪勢衰

捷報上召文忠德濟赴京賜以名馬御衣既見謂羣臣曰我朝豈爲無人如德濟實豪傑特陞右丞後德濟從徐達征莊浪失利部下千百戶皆誅械德濟至京上曰德濟雖可誅然守信州救諸暨守新城皆

有功特赦之

時江西湖廣皆平乃謀取張士誠先是士誠謀主惟弟士德及部將左丞史椿後士德被擒椿被讒出守淮安椿見士誠不是做事業人遣使奉書欲來歸事泄士誠殺之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夫葉德新

蔡彥夫三人謀國皆誦佞小人。上聞之曰：我諸事無

不經心，尚且被人瞞我。張九四士誠行終歲不出門，理

政事，豈有不著人瞞者乎？且士德、史椿皆歿，惟恃弟士

信行事。吾立見其敗矣。時有市諶十七字曰：丞相做事

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時兩淮州縣多爲

張士誠所據。上欲先取之，乃親閱誌將士命鎮撫居

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

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

諭之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

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

預而後練

精而未有
不克敵者

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日。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有冗濫者。故特爲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討陳有定

四月。命處州總制叅軍胡深。率指揮朱亮祖。耿天壁等。討陳有定。胡深進兵克浦城。遂與友定將阮德柔嬰城固守。我師次城下。時朱亮祖卽欲攻之。深視氛祲不利。謂祖亮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未可與戰。亮祖曰。叅軍何得以災爲解。師已至此。庸可緩乎。且天道玄遠。山澤之氣。變態無時。何足徵也。迫其進兵。深猶未可。適德柔

胡深上應
天意

胡深死難

受褒賜

屯錦江。逼深陣。後亮祖咎深督戰益急。深不獲已。遂引兵鼓噪而出。破其二門。德柔盡率精銳拒深軍。圍之數重。時日已暮。深知營壘未安。而兵圍未解。難以持久。突圍而出。德柔伏兵忽起。馬蹶被執。有定禮遇之。深具道天子仁聖。四海歸心。羣雄樂爲之用。援竇融歸漢故事。以感動之。定初無殺深之意。會元使者至。督迫之。遂遇害。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失一大將。至是深果敗沒。深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一方賴之及歿。上深痛惜。追贈縉雲郡伯。○常遇春帥吳復。傅友德等取襄陽。安陸。時元同僉任亮擁衆柵守安陸。

有功保障

克淮安

吳復將先鋒自涉倍道徑持安陸傅友德僞兵擊之身
被九鎗亮兵大潰生擒之遇春表任亮壯毅可用上
命釋之授精裨僉事立湖廣行省以鄭愈平章政事鎮
之○湯和帥師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取永新州戮
僞左丞周安等仍命回守常州和守常州凡十年防禦
周密寇來輒破走之與吳良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氣
勢聯絡屹爲東藩保障

十月命徐達常遇春等率馬步舟師並進規取淮東首
克淮安進攻泰州張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薄淮安
駐范蔡港以疑我師上知其意諭徐達曰寇兵初駐

范蔡港吾庶其有詐今觀望猶豫不敢卽沂上流其爲
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機乘戰之謀宜
遣廖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
自老之師乘其怠慢擊之必克泰州既克其餘瓦解不
戰自潰但宜謹備之

十月果克泰州徐達等既克泰州虜張士誠將嚴再興
等凡十四人騎卒五千傳送建康上命安置潭辰二
州時天寒命人賜衣一襲婦女亦賜衣履鍼線布帛初
衆自以爲拒命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咸感悅拜
呼萬歲而去自是高郵亦下

張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園珍接壤北有通
大高郵安徐宿濠泗又北至濟寧與山東相距上
欲先取通太高郵誠剪其羽
豈然後專取浙西亦易易也

置國子學于應天府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籍典書
等官

學氏上臨視之規製宏麗聖情怡悅行至廣業
堂前偶發一言云天下有福見即應得居此迄今居
此者往往占厓選躋位三台他堂不及也又請堂中
都無蜘蛛上來時見蛛網布屋間曰我纔建堂尔
輒像之耶顧呵出之語訖而蛛絕跡今國學在獲舟
山之陽晉宋以來爲戰場積骸枕藉每天陰雨濕鬼
輒出凌人往往至死乃創鷄鳴寺設醮以慶終不息
皇后言于上曰妾聞邪不勝正非孔子大聖人不
能鎮之即日遷大成木至于此
鬼遂成因卽其地建國子監

丙午元至正二十六年正月僞吳舟師數百艘出馬駭

宋觀學十二年高皇帝

沙沂大江浸鎖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上
親帥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寇已遁去追至巫子
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縱兵夾擊大破之獲士
卒二千寇退上臨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謂曰汝
非昔日之吳起乎稱歎久之良在江陰十年軍民安枕
一境帖然上有事江漢大軍屢出東藩竟無擾皆良
爲之捍蔽也○置兩淮都轉運監司

聖祖廟號羣雄而顛倒之所爲備者首傷漢水傷吳
二國竟瘳相連使其謀通兵結亦大費征討聖祖
妙識其機欲剪漢之羽翼故遣耿炳文守長興吳良
守江陰以蔽吳二臣者不孤所託較年吳人足跡不
敢西向然後得以塞僑漢而截之是故吳者正所以
滅漢也○漢既滅于馬併力向吳蓋魚龍鳥何所假息

興化

是咸漢者。又所以表災也。議者謂吳不亡于諸將。合圖之時。而亡于二臣。善守之。亦信然哉。

初徵湖廣江西魚課。李善長等言湖廣邊務兼課魚課。若兼收江西等魚利。歲可得穀一百萬石。資給軍餉。每歲差官按其欺隱。悉從之。于是河泊利大興。軍食取給。二月黃河北徙。

先是河決小流口。連下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溪下濟。窮民皆被害。

三月徐達等提師取興化。上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上見匏子角。爲興化要地。寇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達如旨。進兵遂克興化。

四月徐達等克高郵進攻淮安擣馬螺港拔其水寨獲戰艦千餘僞吳守將右丞梅思祖封府庫籍統兵出降詣門并獻所部四州。上嘉其知命得免生民于鋒鏑。授大都督府副使。○濠州自郭子興趙均用棄守後屢爲人竊據最後張士誠部將李濟據之。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上曰濠州吾家鄉今爲張氏固守是吾有國而無家可乎乃命韓政督顧時等攻之至濠攻其水濂月城又攻其西門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兵以雲梯砲石四面並攻城中不能支濟乃出降。上幸濠州省陵墓追念仁祖。太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

敦造之誦
謂然今人
傳一科第
便悅祖稱
降者多矣

敬道子孫
爲善博修

葬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不復啓葬但增土以培其封陵旁居民汪文劉英于上有舊召至慰撫令招致隣黨二十家以守陵墓命有司復其家○濠州父老經濟等來見上與之晏謂之曰吾與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遺懼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憫焉濟等對曰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主上憂念上曰濠吾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與諸父老飲晏極歡上又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道子孫爲善立心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

勤執若一
宋然所謂
王者通天
下爲一身
也

賢父兄也。濟等頓首拜。帝又曰：鄉人耕作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諸部尚有寇兵，恐爲人所抄掠。父老等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于是濟等歡醉而去。

五月，韓政會徐達等進攻安豐，以兵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于城東龍壩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始破。元將忻都、竹昌及左君弼皆出走，追奔四十餘里，獲忻都并君弼裨將賁元帥而還。竹昌、君弼皆走汴梁。旣而元將竹貞引兵來援，我師與戰，復破走之。○元徐州守將樞密同知陸聚見淮東西皆平，遂以所部徐宿二州來歸。上甚喜，謂其當我軍之未至，卽先以土地人

東晉精

此輩之際
皇皇于聖
賢之學德
器遠過焉
仁會矣

如此環論
卓冠千古
可爲萬世
之法通經
從信俱不
惑何也

民來歸。深嘉之。命爲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命有
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上因謂侍臣
唐同等曰。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
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世
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
闢聖賢之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
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
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
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上曰。天道微
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相應。稽之往昔。

君能修治則七政順度兩陽應期灾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早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爲君人者之警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爲人上當勉之爲人臣者亦宜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爲格天之本○僞夏主明昇遣使來聘命參知政事蔡哲往報之哲挾齋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 上覽而嘉之遂爲取道伐蜀之張本哲武昌人始仕陳友諒爲御史弃之來歸

七月平章楚國公廖永安卒于姑蘇 上親爲文祭之辭極哀痛仍塑像祭于功臣廟

八月拓建康城

建康舊城北據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闊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爲宮稍庠隘上通命劉基等卜地定作新宮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周迴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蓋據山川之勝上初建都金陵特劉伯溫相地蔡前湖爲正殿基業已植椿水中上嫌其逼少徙于後伯溫見之問曰誰移此者上曰我也誠意默然徐曰如此亦好但後世不免遷都之舉

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如蘇數侵擾吾近地爲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李善長以爲未可獨徐達進曰張氏屬橫暴殄奢侈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

一國政形
皎如眉列

伐張士誠

伯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爲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葉蔡三參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太祖喜。顧達曰。諸人局于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于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庚戌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上御戟門集諸將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剽掠。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羣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今介乎二人之間。

相與抗者十餘年。魏二人所爲其志豈在于民。不過貪
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
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我之疆場。賴諸將連歲征
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令卿等
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毋發丘隴。
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毋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
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
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
爲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再拜受命。
將發。上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

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薰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既破諸郡可不勞而下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

張天驥潘原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驥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速攻姑蘇若天驥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

慮已定
線不走

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徐達等師至太湖遇僞萬戶尹義石潘等迎戰破擒之

以得濟

九月取德清擒其院判鍾正直趨湖州之青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

偽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爲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常遇春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塞溝港絕其歸路士誠事急遣平章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大敗其五太子及呂珍朱暹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五太子士誠悉于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夫餘珍暹善戰至是皆降士誠大失所倚以呂珍等殉于湖州城下守將李伯昇及左丞張天騏舉城降○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克之命李文忠總水陸帥下浙江文忠遣指揮朱亮祖耿天壁攻桐廬偽將戴元帥出降復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

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攻餘杭守將謝五等全城

歸順杭州守將僞平章潘原明遣員外方彝詣軍門納

降文忠曰師未及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乎彝

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

擇所託而來尚安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引入臥內歎

笑欵接命條畫入城次第翌日遣歸原明遂封府庫藉

軍馬錢糧及執苗將蔣英劉震出降文忠入宿于城下

今日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卽礮以殉

由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凡得兵三萬糧二十

萬石 上以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鋒鉤仍授浙江行

軍

彼有所托
而不降此
延入卧而
欵接一以
誠交

事

取大衆州
崑山等處
及松江皆

省平章命懸胡大海、蕭、保、刺、將、英、劉、寢、心、血、以、祭、之。
李文忠、復進攻紹興路、克之。○平章俞通海、分兵取太
倉州、民獻羊酒香花、迎降漕道、通海却其獻、慰諭之、約
東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僞帥陳仁等、率大船百餘艘、
來降、崑山、及崇明、嘉定、聞風皆降、松江路、守將朱顯忠、
聞之、亦降。

韓林兒

二月宋主小明王韓林兒殂

小明王、初爲劉福通等所立、都于亳、自亳徙安豐、自
安豐徙都汴梁、兵敗、後走安豐、安豐没于張士誠、乃
入建康、上及諸將、欲奉之、劉基不可而止、至是卒。
韓林兒之立也、太祖爲吳王時、凡用人行政、見于
諜文、稱龍鳳年號、則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上下
施行、率以爲常、遲遲二年、及其既殂、乃始稱吳元年。

小明王既歿。上與羣臣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立宗

廟。社稷。建宮闕。具營繕者。以宮室圖進。上見其有雕

琢奇麗者。卽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

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盛德。必以堯爲

晉。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

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

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旣而新

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

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日前

代宮室多施繪畫。今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于丹

管建以朴
陋爲制標
源

畫
畫
畫

荒爲置度
井井有條
制禮作樂
渙然文治
之光

青乎時有言端州出文石可以鑿地者。上曰爾不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但構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尋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鍾磬等器并定樂舞之制。

丁未

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

正月

上遣使以書遺元擴廓帖

木兒先是使臣汪河等爲擴廓所拘留。上屢以書諭

責之不報。至是復與之書曰。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右。

闔下之先。以興復爲名。提兵河北。相去各天一涯。繼聞

令先王去世。閣下克成其功。且以尹煥章齋書致禮。跋

發端便如

使博席能
馳此書即
和諸使
禮隨交游
可分爲
此皆子
云而莫能

勝而來。使予踴躍興起。用遣汪河致禮同往。爲歿者弔。爲生者慶。初非無故也。今汪河去而不還。予請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世。諸侯分治。朝聘以時。未嘗執其使者。齊桓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次于陘。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誠道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况閣下控守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劔于潼關。李思齊抗衡于秦隴。兪寶之兵蓄變于肘腋。王信之衆生變于近郊。恐閣下自以功成。遂安如泰山。置之不問。坐使諸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爲閣下惜。所以數四遣人奉書。瀆聽者是。

恭誦此書
爲神府註
者甚忠憤
乎其發而
不悟也

子欲盡一得之愚于閣下。閣下何爲自矜。倘卽遣能使
刻日將命以汪河錢禎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
于天下。如其不然。是又問我南方之兵。端爲彼後日之
戰禍。閣下其審思之。毋貽後悔。○指揮戴德率兵取沅
州。○命傅友德守徐州。

二月元擴廓帖木兒遣其驍將左丞李貳來寇。兵駐陵
子村。友德堅壁俟。其出掠。乃將步騎三千餘。泝舟至呂
梁。捨舟登陸。擊之。李貳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卽
躍馬奮刺。韓乙墜馬。敗去。友德度李貳必益兵來。聞趨
還城。開門出兵。陣于城外。令士卒皆隊鎗。以待。聞鼓聲。

免租稅一
野強民未
一俾以贖
租恤民為
務其至規
察自別

即起擊有頃李貳果率衆至友德令鳴鼓我師皆奮起
衝其前鋒李貳衆大潰溺死者無算遂生擒李貳獲其
將士擢友德江淮行省叅知政事○命免太平應天鎮
江諸郡租賦有差上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墅見
人民凋瘵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
遂譬之燭熟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煖爲人上者
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
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傳獻
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至上念之及此真發以施仁之
本也上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

禮誦手書
見在臣文
盡其過所
以成功之
易也

一食雖其粗糲食之甚甘。今若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况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于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等處租賦一年。○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徐達遣人自軍中請事。上勞以手書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之輔。佐成周伐罪。應揚。奮興矣。漢仗義。羣策畢舉。所以克集太勲。肇啓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畧。消靡羣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這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

不聖將不
中制命將
之遊是

定文武科

二者不可
偏廢

皇明通鑑卷三十三
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
宜行之。

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
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
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曰。上世帝王
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
于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廢也。古者人生八
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治國齊家。平天
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
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

爲政敦尚
實效此
太祖誠意
之治

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筭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尙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闕舉之歲克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徐達檄俞通海兵討張士誠通海于滅渡橋戰敗賊寇提兵桃花塢蕩其營中流矢創甚還京師上幸其第見其病革顧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遂揮淚而出明日通海卒年三十八車駕復臨幸哭之慟從官衛士

俞通海卒

莫能仰視。

俞通海後進封豫國公改封魏國公
配享太廟弟通源通淵亦皆封侯

聖祖痛念
二親可恣
痛老

四月 仁祖忌日時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
已而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
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
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
皆泣不能仰視。

五月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爲學士朱升爲侍講學士並
知制誥兼修國史

六月久不雨 上日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病等曰予

蘇廣新開

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宮中所需。蔬茹醯醬皆出大官供。粉今皆以內官爲之。惧其煩擾于民也。旣而大雨。羣臣請復膳。上曰。亢旱爲災。

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于修已。誠于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

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上卽皇帝位。上不許。善長

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

剗削殆盡。遠近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進位。號

以慰臣民之望。上曰。我功未服于天下。德未孚于人。

高祖謙讓
若此以讓
高深恭誠
項然復稱
帝者無異

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有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遺譏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中書參謀李飲米。楊希聖弄權。不由執政。李善長劾奏之。上命黜二人。西云。姦狡百端。詭譎萬狀。○七月改禮儀。先是承元制。禮儀猶尚右。至是命百官禮儀俱尚左。

高汝栻曰。古者賓位皆在西。以東卑于西也。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後通謂左人為東。道主。韓信何廣武。皆東向坐。而師尊之。又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張敖。敖于是帝以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為左。

正與在蜀
不在險之
意合

後世奉使
者類以誇
美爲能不
知專對之
取不在誇
美也

丞相位次第二，古者得罪，下邊者爲左遷，故古人尚西。尚右，後世有險道尚西之說，通以東爲尊，而尚左云。八月蜀明昇遣使來聘，蜀使者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阻，北有劍閣棧道之險，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利富饒，實天府之國。帝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爲本，而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自天而降耶？使者退，帝因語侍臣曰：吾平日爲事，只要務實，不尚浮僞。此人不能稱述其王之善，而但誇其國險，固失奉使之職矣。吾嘗遣使四方，戒其謹于言語，勿爲誇大，恐貽笑于人，蓋以誠示人，不可虛誕。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爲戒也。

○徐達既下湖州卽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張士誠元帥
王勝降至吳江州圍其城叅政李福知州楊葵降徐達
等兵至姑蘇城南鮎魚口擊張士誠將寶義走之康茂
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擊敗之焚其官瀆戰船千餘
艘及積聚甚衆達遂進兵圍其城達軍葑門常遇春軍
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
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
仇成軍城西有伺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
築木塔與城中浮屠對築室三層下瞰城中名曰敵樓
每層施弓弩火銃于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震恐

茅城戰死

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于婁門水柵旁，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姑蘇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之，計益備。達時督兵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我武德衛指揮副使茅成戰歿。○命有司建廟，社置太常司。○方國珍既入貢，復陰泛海北通元，擴麻帖木兒南交陳友定。王師討姑蘇，國珍擁兵坐視，實假貢獻，視勝敗爲叛服計。上以國珍反覆貽書數其十二過，國珍得書不報，復以書諭之，乃惧，爲泛

海討。上命朱亮祖率兵討之。

立太廟

太廟成。○我師圍姑蘇。上初不欲煩兵，但困服之耳。

姑蘇平張
工誠死

久不下。上以書慰士，誠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

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爲常事。當王莽之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蜂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惟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當革心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實融，宋之錢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願附，其禍有餘，毋爲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敗亡。爲天下笑。士誠不報，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以戰，覘城左方，見陣嚴整，不敢化，欲掩襲

我軍轉至閩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
截其兵後遣兵與鬪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密政黃哈
喇八都等兵千餘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爲援山塘路
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
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卽馳鐵騎揮雙刀往
擊之敵衆稍却遇春因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
灰沙盈潭甚衆士誠馬驚墜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
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
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
爲公言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

以天數
端立意甚
卓

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窠中，灰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于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舞女。

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
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
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于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
聞縱知。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
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
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
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
與江右之兵戰于姑孰。鏖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
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
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

客亦善說
官言某石

非狐疑也
極儼如故
身

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
誓以死拒然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
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
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
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况嘗許以寶融錢
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
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日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
狐疑莫能決也士誠發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
春禦之兵稍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
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因乘勢奮擊

勞力竭
矣猶皆城
百戰

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迫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幟城上，踞銀椅，與叅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時城圍既久，熊天瑞教城中作嚴礮以擊我師，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爲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篋，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閩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叅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叅政皆降。曠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

劉氏可謂
有志節矣
然平日未
聞有一言
相親何也

附登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
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從
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
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
下及城破驅其羣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
縱火焚之劉氏遂自縊歿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
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
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
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
以舊盾昇之出封門途中易以戶扉昇至舟中凡復其

莫天祐降
取無錫

取台州
州處

官屬平章李行素等所部將校官吏家屬凡二十餘萬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帝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歿賜棺以葬之○姑蘇捷至無錫莫天祐以城降初天祐附張士誠大將軍徐達累遣使諭降天祐俱殺之至是胡廷瑞等率兵攻其城州人張翼知事急率父老往見天祐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固守將誰爲况未必能守一城生民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思之至是降

朱亮祖師至天台縣尹湯盤以城降亮祖進攻台州方

國瑛出兵拒戰我師擊敗之指揮嚴德戰歿初國瑛聞王師至卽欲遁去會其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珍方治兵爲城守計勸國瑛勿去國瑛始約束將士乘城拒守然士卒懷懼往往有逆潰者我師攻之急國瑛度力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出興善門走黃岩亮祖入城遂下仙居諸縣進兵溫州陣于城南七里方國珍之子明善將兵拒戰我師敗之追至城下分兵攻其四門明善遂挈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諭其民分兵瑞安守將同僉喻伯通降○張士誠既平叅知政事張昶欲亂政使人上書稱頌功德謂羣臣既平宜及時爲娛樂上

君臣相選
成大功盛

以示剋暴。暴日。是欲爲趙高也。上領之既而昶陰事覺。命都督馮勝等鞠之。獲實。昶伏誅。

十月。上謂給事中吳去疾等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等。皆鄉里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選。遂成大功。良非偶然。今掃除羣雄。撫有江南。每中夜思之。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命開浙江等處。行中書省。于杭州府。陞右丞李文忠。知平章事。○改李善長爲左相國。徐達爲右相國。○上將命諸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興。民遂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爲保身。

極詳且盡

之謀。冀有莫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爲衆所附。迺率衆渡江。與羣雄相角逐。削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闕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亂。人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徇偷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名雖尊。元實則跋扈。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定。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何如。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擣元都。以我百萬之師。敵彼八逆之卒。挺竿而可以勝也。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隨皆建瓴而下矣。上曰。元建都百年。城

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卽破。頓于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監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閩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上顧徐達曰。兵法以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卿其識之。于是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長淮。大河北。取中原。胡廷瑞爲征南將軍。何文徽爲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顛。徐和無爲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叅政張彬。率武曲。荆

命將出師
獨掌其要

惟君知臣

州○襄○陽○常○德○潭○嶽○衡○澧○等○衛○軍○取○廣○西○召○諸○將○諭○之○曰○
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
人○今○諸○將○非○不○健○聞○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
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
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常○遇○春○然○吾○不○患○遇○
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親○遇○
數○騎○戰○卽○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
據○城○指○揮○遇○春○爲○大○將○軍○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
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雖○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
參○將○馮○宗○異○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

論諸將用
兵之道連
取之方如
不輕意而
山之具是
天縱之聖

叅政傅友德皆勇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
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
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
將在軍。君不御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閩外之事。
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西古云。十二山
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
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
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
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
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

之論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于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論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爾之副湖廣叅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權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卽斬以徇衆皆股慄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

上諭各將
胡彬厥正
首拜病快

致元罪過
字著跡

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于汝于是達等拜
命辭出○上旣諭遣詣將征伐復馳檄諭齊魯河洛燕
薊秦晉之人曰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
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
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
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歎
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
長立幼恭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于弟取兄妻
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婦長
幼之倫潰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

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弄虐。于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夷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收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于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

說者謂注
編錄各
各說自無
言

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嬰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自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奉天承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逐羣虜。拯生民于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吾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

得天意順
天心

統是一體
無外

定律令
唐

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十一月命中書省詳定律令。頒戊申曆。先是。上以唐宋以來。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頒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姦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欲頒示成法。俾內外遵守。乃命左相國李善長。叅知政事傅獻。楊憲。太史令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同詳冗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

事則從簡
理則歸常
千古不易
之論

可重。姦貪之吏，得以夤緣爲姦，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
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刑名條目，逐日來
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爲久遠之法。旣而劉
基及太史院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來進，上遂命頒
行之。○時方國珍遁入海島，上復命廖永忠爲征南
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來降，
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和等復遣人招諭之。
國珍乃遣子明善奉表乞降。上始怒其反覆，及覽表憐
之，乃賜書曰：昔汝外示歸誠，中懷詭詐。吾姑容之，待汝
自效。豈汝行小智，愈肆奸宄，竟背前盟，致勞我師。汝尚

不卽自稽首歸命。逃于海上。猶觀望成敗。今勢窮來歸。詞甚哀懇。吾當以此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汝勿自疑。率衆來歸。悉從原宥。國珍親率其昆弟子姪。并所部將士。待罪軍門。湯和送赴京師。入見。上曰。汝獻款已久。何爲反側。復勞征伐。國珍頓首曰。臣遭時多艱。逃歿海上。終期歸附聖明。以全首領。不意又勞王師。此非出臣心。實羣小所誤。是。以至此。惟陛下哀其愚。特赦其死。上曰。草昧之時。英雄角逐。人孰不欲有爲。亦誰能強。帝王之有真者。其爲去就。安能無所齟齬。爾之所爲。亦何足責。朕推赤心待汝。汝其自安。勿用懷疑。國珍頓首謝。

之官
淮良有

以沂州

以爲廣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居京師

十一月徐達克沂州初楊州興化人王宣元末爲司農
椽會黃河決元以宣爲淮南淮北都元帥府都事齎楮
幣募丁夫統領治河功成命爲招討使率丁夫從也速
復徐州授淮南淮北義兵都元帥移鎮山東益都田豐
兵侵益都宣子信從察罕帖木兒破田豐復令宣與信
還鎮沂州宣權勢日重因乘隙收掠山東遂竊據沂州
至是徐達師至淮安遣人往沂州以書諭王宣父子使
來降王信得書乃遣使納款且奏 賀平張士誠 帝
遣徐唐臣李侍儀等往沂州授信爲榮祿大夫江淮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令以兵從大將軍征討信與其父陰持兩端內實修備外佯請降。帝知之乃遣人密諭徐達曰王信父子反覆不可遽信宜勒兵趨沂州以觀其變如王信父子開門納款即分兩衛軍守其地王信父子及部將各同家屬遣至淮安若益都濟寧濟南俱下各令信軍五千及我軍萬人守之其中軍馬分調于徐邳各州守城然後發遣其家屬與居惟士兵勿遣分調之後仍選其馬步精銳者從大軍北伐苟閉門拒守即攻之唐臣等至沂州宣意不欲從征乃令其子信密往莒密等州募兵爲備禦計而遣其員外郎王仲剛及信

妻父老馮等詐來犒師以緩我軍大將軍徐達受而遣之王仲剛等既還宣卽以兵夜劫徐唐臣等欲殺之衆亂唐臣得脫走達軍達聞之卽日率師徑抵沂州營于北門達猶欲降之復遣梁鎮撫往說宣宣使其郎中常某出見梁于西門梁謂之曰我卽張氏義子蚤降故得至今日王平章不降何待常歸語宣宣使迎梁入謂曰吾降吾降梁既還報達宣復閉門拒守達怒遂進攻分兵營其南門都督馮宗異令軍士開壩放水明日達督軍急攻其城宣待信募兵未還自度不能支乃開西門出降達令宣爲書遣鎮撫孫惟德招降信信不從殺孫

王宣之反
獲乃自取
其禍也故
曰自作孽
不可活

東平東阿
諸路平

鎮撫與其兄仁走山西于是嶧州右丞趙蠻子莒州周
麟海州馬驥及沐陽日照賴榆諸縣并隨信將士皆相
繼來降達以宣反覆并怒其子殺孫鎮撫遂執宣杖而
戮之并戮王仲剛常郎中等命指揮韓溫守沂州徐達
等既取嶧山青州進攻益都路宣慰使普顏不花捍城
力戰不能支城陷普顏不花歿之平章保保降

十二月我師至東平元平章馬德棄城遁至東阿叅政
陳璧以所部五萬餘人降又取萊州取濟寧元將平章
陳秉直出走兗州以東郡縣相繼降附又取濟寧胡廷
瑞等師度三關畧光澤縣下之進攻邵武元守將李宗

部武建陽
諸縣平

如稼穡之
深難則知
小人之依
周公以此
訓成王
聖王聯合
其心法

茂以城降。至建陽。其守將曹俊、時等降。上後命湯和等由海道進取福建。和偕廖永忠、吳禎等自明州。即寧波。嚴程乘風進舟。不數日奄至城下。圍其西南水部三門。一鼓克之。守臣曲出遁。○圍丘成上出觀。時世子從行。上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勞四體。樹五穀。身不離畝。或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九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于饑寒。方盡爲

為上不可
不盡下情
不言道察

皇明法傳錄卷三

四十

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上者
不可不體下情○是月癸丑李善長率文武羣臣奏表
勸進上固却之明日善長等復請上曰此大事當
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越數日善長率禮官以卽位
禮進上允之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之三終